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79
14 December 1979

CHINESE

第二一七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79年12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陈楚先生

(中国)

成员国: 孟加拉国

瓦利厄·拉赫曼先生
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

玻利维亚

胡林斯基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

恩东先生

加蓬

米尔斯先生

牙买加

比萨拉先生

科威特

阿德耶米先生

尼日利亚

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马蒂亚斯先生

葡萄牙

哈尔拉莫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特里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上午 11 时 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3672 和 Add. 1)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等国代表的信，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卡塔波季斯先生（希腊）、和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想起昨天进行协商的时候，安理会各成员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按照惯例对奈尔·阿塔莱先生发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决定向阿塔莱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适当的时候，我将请阿塔莱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安全理事会在现在开始审议本议程项目。安理会各成员面前放有秘书长关于 1979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即 S/13672 号文件和增编 1。此外，安理会面前还放有经安理会各成员国协商拟定的载于 S/13690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全文。

我现在把 S/13690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 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加蓬、牙买加、科威特、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

反对： 无

弃权： 无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14票赞成，反对者无，弃权者无。一个安理会成员国没有参加表决。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 458(1979)号决议。

秘书长想要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 我注意到刚才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458(1979)号决议所采取的行动，该决议再次延长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留期限六个月，并要求我继续执行斡旋任务。我向安理会的报告指出，我认为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仍然是必须的，因为这样有助于维持该岛的平静，从而便利于根据两族的合法权利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公平和持久解决办法。

我要向安理会各位成员保证，我将尽一切努力，根据 1979 年 5 月 19 日高级官员达成的十点协议于明年初恢复两族间的谈判。我将发起各方早日为此目的进行协商。我希望它们将共同支持我的报告中所说的可行谈判程序的办法，以便避开六月间所遭遇的困难，并认真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方面进行具体谈判。只要当事各方合作，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达成有意义的进展。两族间谈判的前途很可能取决于我们这次努力是否成功。

主席：第一位发言人是塞浦路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我们上次在六月中旬开会时——到今天差不多整整有六个月了——同样也是为了再次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在那次短短的会议过程中充满了几乎是不现实的兴高彩烈气氛。原因是几个月来首次从尼科西亚传来关于1979年5月19日《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协议》的十点原则达成协议的喜讯，这是秘书长的巨大功绩，也是理智本身的成功。

今天，几乎明显的阴沉气氛笼罩着整个塞浦路斯，在这个着重原则和人权的时代非军事区南北两边都存在着占领这一可耻的事实，安理会应对这种阴沉气氛作出反应，保卫寻求维护国际安全的神圣职责。

这次的原因是两族间的对话恢复之后，经过短短的一周和四次令人灰心的会议，对话便不得不停止，几乎是无限期的停止，因为土耳其方面提出一些与十点协议和著名的四点指导方针不能相容的主张，以便抢先提出一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的”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那末，塞浦路斯政府不得不转向卢萨卡的英联邦会议和哈瓦那的不结盟运动会议，最后又向纽约的整个国际社会，要求国际援助和支持以求生存，这岂不令人惊奇吗？塞浦路斯的朋友们不仅再次倾听了我们的发言，并且给予我们道义方面的援助和一般的支持。如果我们不想陷入绝望的深渊，完全失去希望和屈服于既成事实，这些支援是非常必要的。

那末，甚至每天面对着对世界和平的各种可想象到的威胁而努力不懈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载于S/13672号文件内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提到关于两族的谈判时说：

“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在将近五年断断续续的会谈之后，这种谈判方法的信誉已经成了问题”（S/13672，第66段）

这也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吗？可是，秘书长，有关各方和全世界都共同认为，在秘书长主持下举行两族间谈判，倘运用适当的话，则是为公平持久的政治解决进

行谈判的最好办法。就安卡拉而言，这些谈判从来没有“适当运用”过，这不是因为国内的政治困难，就是因为用它们不真正要想获得解决的借口。每次我们才开始进行对话，就由于安卡拉的命令，不得不中止。

十点协议墨渖未干，安卡拉那时执政者脱离统治党的事件，使其政府的存在成为问题——事实上，在夏季国会休会之后，它必须辞职——当谈判在塞浦路斯开始时，便提出两个外在的先决条件而使谈判遭受破坏，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同样的事情在过去几乎是非常准确地一再发生，而且大家都知道，不断的维持某种趋势头的持续谈判，要以让步为先决条件，但是让步不但与占领之后的威风和领土扩张的观念水火不相容，而且，甚而可能会造成选票的损失请记住塞浦路斯被占领土被称为土耳其梅尔辛省的第十区。这难道又是巧合吗？

1979年6月15日，星期五，我在本安理会议厅对报导的土耳其接受十点协议的动机，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不愿意相信最近的协议是由短暂的别有用心的动机所造成，但是，果真如此的话，那末整个问题很快就会十分清楚，每一个真诚的人都会知道并应说话”。(S/PV. 2150, 第11页)

是的，土耳其的确克服了障碍主要从西方国家获得大量援助，但此后不久之后，就又故态复萌，恢复了它对塞浦路斯的以往策略。

因此，如果目前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安全理事会的各位成员应该讲话。而且愚见认为应该马上讲话。他们并应同时分担责任，决定采取必要的补救行动。

我想请安理会允许我把最近努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结果很简单地说一下。

1979年6月15日谈判恢复一开始希族塞人方面便根据5月19日的协议提出一些具体的提议。然后，土耳其方面立即要求把无条件接受按两区划分和保证土族塞人社区安全当作先决条件，这就不但无视了业经商定的优先事项和偏离了四点

指导原则，而且破坏了联邦这个概念。有人作为折衷方案建议这些条件可等以后适当时机再行讨论时，土耳其方面却坚持必须立刻无条件接受才成。结果，秘书长代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休会，直到今天。

尽管每次恢复两族间对话时都会遇到执拗和困难，我们还是再度表示好意，最近于1979年12月11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诺先生宣布，我们准备在5月19日协议的基础上立刻恢复对话，但是不能有先决条件。我奉命今天在安全理事会上重申我国总统的声明。现在我就是这样做。

也许可以让我简短地提到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大会第34/30号决议。该决议反映出由于土耳其不让步国际社会无可忍耐，因此决定通知该国注意，国际社会不愿再容忍浪费时间的策略，和不遵照它的各项决议。因此，特别在该大会决议执行部分第13段中规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并在同一决议中提到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另方面，大会正确地决定给土耳其方面另一次机会，就是在1980年3月31日以前两族谈判如果仍然没有进展再成立委员会。

就塞浦路斯政府而言，我们就象过去一样，尽我们最大努力使这次重新恢复的谈判获得成功，我们衷心希望土耳其方面也能这样做。既然他们这样强烈地反对成立委员会，如果能协助获得进展，毕竟对他们是有利的。

上述的大会决议也载有致安全理事会的一段案文，建议安理会：

“在一定时限内审查其各项有关决议的执行问题，此后如有必要，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一切适当的实际措施，确保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得以迅速和有效地付诸实行”。（大会第34/30号决议）

我们深信有此需要时，安全理事会终究不会辜负虽然不是差不多全体会员国也是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期望。为了上述关于设立委员会的理由，我们决定至少暂时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恢复谈判并使谈判顺利地继续下去，因此我们在现阶段并没有请求安全理事会按照上述大会决议执行部分第11段的规定采取行动。但有些需要时，我们将一定这样做。

大会第 34/30 号决议通过之后，我们又再次听到土耳其和土族塞人领袖们连续发表声明，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土族塞人国家相威胁的噪音。他们这样做根本不顾对建立那样一个国家的普遍反对，也不顾 1979 年 5 月 19 日的协议。几乎是每一国家的及时反应，以及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及时反应，最后几天来才迫使他们至少是暂时改变了他们的主意，虽然其态度还不是完全明确的。让我们希望这预兆着真正打算要回到谈判桌来，不提不能接受的先决条件，不断地抱着要取得结果的态度，避免任何迟误，争取问题获得解决。

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现在提交安理会的报告 (S/13672) 中简要地说明了他所完成的斡旋工作，并在第七部分“意见”中，特别在第 68 段内，他谈到了拟议设立失踪人员委员会的事。对秘书长为此纯粹人道问题的解决所作的继续不懈的努力，我要再次表示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的衷心感谢，尤其是失踪人员亲属的衷心感谢。

我国政府过去多次接受过大会关于本问题的决议和秘书长的若干意见。可是对方不是拒绝合作就是食言。我很受上述报告第 68 段最后一句的鼓励，其中提到秘书长希望 1979 年 5 月 19 日的协议方案，

“应当满足双方的合法要求，加以适当澄清之后，最后将能得到有关各方的支持。”(S/13672, 第 68 段)

大家都知道，从一开始，它便得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支持，我衷心希望它也会得到土耳其方面的支持，以便我们最后能够查寻在塞浦路斯所有失踪的人员并交付其失踪原因，从而结束塞浦路斯悲剧中最凄惨的一章。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已经同意再次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六个月，安全理事会刚才也就这项延期作出了决定。我们认为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驻留，维持有助于使对话获得成功的条件，现在比以往更为重要。因此，我们要再次为奎因将军领导下各特遣队完成的卓越工作表示感谢，我们同样要向提供特遣队的各国政府和提供与此有关的经费的各国政府致谢。

在我结束发言前，我要感谢秘书长对于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并要感谢他非常能干的合作人员布赖恩·厄克特先生，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加林多·波尔先生，乔治·谢里先生，里米·戈奇先生和比科先生。

最后，但是同样重要地，我要谢谢你，主席先生，并通过你谢谢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就关于我国的一个十分重要问题在安理会发言。对于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我亦要表示感谢。我能在你这位具有经验和最有效的主席领导之下这样做，特别感到愉快和荣幸。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卡塔波季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诚挚地祝贺你荣任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以前你主持安理会的磋商和辩论，结果一致通过了第457(1979)号决议，这已经显示出你的杰出的能力和经验。使我们感到满意的另一个原因是你所代表的国家和我国保持着极好的关系，这从今年十一月卡拉曼利斯总理访问北京圆满成功一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自从上次联合国塞浦路斯维特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期延长之后的六个月以来，塞浦路斯的局势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不幸的是这些阶段几乎无一令人感到鼓舞。今年5月19日两族同意开始“持久性的谈判，抱着要取得成果的态度，避免任何延误，”从而使两族谈判得以在6月15日恢复。但是，尽管主持谈判工作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副秘书长作了种种值得称道的努力，谈判不久就无限期地停顿下来。谈判的停顿和后来的僵局都是由于土族塞人谈判代表想要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先发制人，并将5月19日协议中决定的优先次序颠倒过来。土族塞人一方提出的两个问题，即两区联邦制和土族塞人的安全，很明确都属于协议范围之内，而且事实上是这一问题本身的实质所在。这样要求对方先接受土族塞人领导者对这些非常重大事项所作的解释，是既不公平也不合实际情形的，尤其这种解释既不见之于协议本身，也不见之于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准则，而协议和准则连同联合国各项决议都是经双方商定作为公正和公平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

目前因土族塞人方面拒不合作而导致的僵局仍然存在。秘书长和他的助手们为了要打破僵局，已经征询双方对某些可能使谈判恢复的想法有什么意见。我们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甚至可能偏离今年5月协议的措词的任何方案，都可能破坏协议中微妙的平衡关系。而这种关系仅仅是由于秘书长的谈判技巧和当时各方表现出的合作精神才达成的。我们相信如果两族真正愿意进行“持久性的想要取得成果的谈判”，那末他们在谈判过程中都有机会提出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一切有关问题，以便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这就要求我谈一下谈判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优先次序问题和时间因素。5月19日协议第5点明确说明了谈判中必须依据的优先次序。很明显，这些优先次序是协议的构成部分，既不能忽视也不能颠倒，而以往六个月中土族塞人方面却始终想这样做。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秘书长在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也强调遵守优先次序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已经提到过，协议第10点规定两族谈判必须毫不迟延地开始进行。这里另有一个原因，就是根据大会最近的一个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即11月27日的第34/30号决议，谈判有无进展秘书长都必须在3月31日以前提出报告。如果秘书长的结论是到那时还没有达成任何真正的进展，那末就要根据上述决议采取新的办法，以期协助双方谋求一个协商解决办法。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看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迅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前景看来并不很好。这就使联塞部队绝对有必要继续留驻该岛。有一件事实我们绝不能忽视，就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仍然被土耳其军队占领着。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作出过一系列决议要求这些军队撤出，但是毫无效果，这些部队对共和国的自由地区是一种永久性的威胁。联塞部队代表了联合国对其一名会员国受到侵略所表示的关切，也使自由地区的居民有了一种安全感，这些居民中有200,000人从1974年的侵略以来在自由地区中以难民身分居住在那里。

此外，维持和平部队也发挥了另外一种非常有用的作用，尽管其行动自由正如秘书长报告第14段所说的愈来愈受到限制。该部队为仍然留在北部的1,400个希族塞人提供某些基本设施，包括同他们在自由区的亲属间的通信途径。所以，我们欢迎安理会关于延长该部队任期六个月的决定，尽管我们认识到这不应该使双方可以因此而长久维持现状，因为这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塞浦路斯人民来说是有害的。

最后，我要代表我国政府深深感谢为联塞部队提供特遣队和（或）资金的国家以及该部队的指挥官和全体官兵，因为他们以忘我的献身精神执行着所负的艰巨而微妙的任务。我们也要谢谢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和他的助手们，因为他们不懈地为本组织所面临的一个最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谋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主席： 谢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塔莱先生，他是安理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出席会议的。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塔莱先生： 我要求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是为了对再度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任期六个月这一问题发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土族塞人的唯一代表——的意见。

主席先生，在我开始发言以前，我要以我本人的名义并代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辩论。

我要借此机会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且要通过你谢谢伟大中国人民的政府，因为他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持有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而且始终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同时我也要代表土族塞人方面感谢和赞扬秘书长在为塞浦路斯问题谋求协商解决办法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宝贵的贡献。我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就是正在进行的

两族谈判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最好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唯一的途径。我要向秘书长保证，我方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使他的工作圆满成功。

我们也要谢谢秘书长驻塞浦路斯代表加林多、波尔先生和他的助手乔治先生，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厄克特先生，谢里主任和匹科先生，因为他们以值得效法的公正有效的方式执行了他们的重要职务。我也要借此机会谢谢部队指挥官奎恩少将和联塞部队全体官兵以及为驻塞浦路斯部队提供人员和资金的所有国家。

在开始发言时我必须向安理会再次证实，土族塞人的诚垦希望是希族塞人领导人不再迟疑，拿出伙伴精神，依照1977年和1979年首脑会议期间达成的原则，怀着在塞浦路斯境内发展两区联邦制的坚定决心参加谈判工作。土族塞人和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一直在竭力而且将继续尽力达成这种解决办法。

但是，由于希族塞人领导当局一再声称塞浦路斯的主权只属于他们一方面，因此土族塞人也只好声明事实上只有两族之间平等合作才能实现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我们也必须提醒所有有关人士，每次希族塞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拒绝接受这种伙伴关系，每次希族塞人侵犯土族塞人的不可剥夺权利和地位，我们土族塞人总是迫不得已，最后才放手——实际上是义不容辞地竭尽一切努力捍卫我们作为伙伴的权利。

伙伴关系这个概念同塞浦路斯的主权和独立是分不开的，鉴于1963年以来希族塞人方面违反这一基本原则事实俱在，土族塞人方面有理由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件事情的最后责任要由希族塞人的领导当局负担。

这里我也要借此机会断然声明，1979年11月20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34/30号决议是我们完全无法接受的。该决议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有关成立一个委员会的执行部分第13、14和15段以及提到所谓“塞浦路斯政府”的执

行部分第3段，严重地阻碍了两族谈判的继续。因此我们的了解是，如果谈判一旦开始，这些阻碍应该被认为已经不复存在。

刚刚通过的第458(1979)号决议导言部分第3段提到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安理会各位成员对我们在所谓“塞浦路斯政府”的立场已是熟知甚详。因此，既然提到这个并不存在的实体，我们显然就不能接受这个决议。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奉命代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同意将联塞部队的任期延长到1980年6月15日。我们将继续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合作，协助它圆满完成它的行动。

我已经听了希腊代表的发言。我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和政治意图。虽然“diplomacy”(外交)一词源出希腊语文，但这位大使却不能因此任意窜改事实。大家公认的确凿事实是，不论是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或军政府当政，希腊始终是一个世纪即从1880年代以来对塞浦路斯岛上发生的一切灾祸唯一应该负责的国家。联合国历史上充满了关于希腊在塞浦路斯对我国土族塞人所犯种种暴行的记载。因此，我不想详细回答他毫无根据的虚伪控告。让历史来裁判吧。但是我要建议他们在控告别人以前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我怀疑全世界的香水会不会够他们使用。

虽然我不想用掉安理会的宝贵时间，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回答我的对手方——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代表——所作的一些毫无根据的虚伪控诉。他指控我们土族塞人方面为继续进行两族谈判提出了一些先决条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土族塞人的谈判代表只是要求他的对手确证两区联邦制和土族塞人的安全，因为这是构成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四点准则的基础的概念。大家还记得，正如1977年2月17日第SGT/752号新闻稿中所报导的，1977年2月16日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答复一个问题时说，“bicommunal”一词就含有两区联邦宪法的内容。此外，当时的希族塞人外交部长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于1977年8月31日和1977年11月7日分别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上曾经提到过两区

联邦制。因此，这并不是什么先决条件。这些原则是1977年2月12日的四点准则的基础。

关于失踪人员，我要作下面的说明。不幸的是，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土族塞人认为是人道主义的一个问题在希族塞人看来却成了政治问题。事实上，这完全是因为希族塞人方面硬要为了自己狭隘的宣传目的而将这个问题政治化并加以利用，正是为了这个原因问题才仍然未能解决，并正在拖延下去，不管有关家庭的利益。

众所周知，在1977年大会第32/128号决议范围内组成委员会一事因希族塞人的阻挠而没有成功。此外，我的对手还故意地对某些重要的事实避而不谈：他从来没有提到过拟议中的失踪人士委员会第三方面的成员或委员会的职责。他没有提到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被征询意见时表示拒绝参加任何表决，从而证实了土族塞人方面的立场，就是所有决定都应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来作出。他的发言中也没有提到向联合国要求在这方面提供的法律意见说明了下面各点：如果双方不明确表示同意时，大会不能委托秘书长或其代表担任强制仲裁人；在双方不同意的情况下委托秘书长担任这种职务一事是没有前例的；在解决争端方面的既定国际惯例最为重视双方是否同意。

无论如何，正如我在1979年5月19日的最高级会议上所说的，我方总统登克塔什先生阁下已经于1979年5月21日将秘书长在这方面的建议以书面形式转交给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理。部长会议慎重研究过新建议以后，决定坚持依照1977年12月16日大会第32/128号决议的规定成立委员会。各位成员该都还知道，而且我在1978年12月13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曾经表示过，土族塞人方面始终表示愿意成立一个委员会，邀请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参加，不再延迟地立即在该决议的范围之内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对于坚持土耳其部队在塞浦路斯问题未达成公正持久解决办法之前自塞浦路斯迅速撤退的那些人，我要回顾下面的事实：已故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于1966年4月9日对秘密派往塞浦路斯去的约20,000名希腊大陆部队的部分人员讲话时曾对这些来自希腊的士兵说过这样的话：

“我要通过你们向祖国致敬。我向永垂不朽的希腊致敬，它在塞浦路斯的存在即将成为现实。希族塞人和整个希腊民族正在进行斗争，以期使这个塞浦路斯岛同希腊统一起来。希腊民族万岁；希腊国王万岁；希腊陆军万岁；希腊统一运动万岁。”

1970年5月17日在马戈沙的讲话中，关于他来自希腊的同胞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来自希腊的同胞们为了塞浦路斯的自由，为了统一完整的希腊自由曾在这个岛屿上进行过战斗。……为幸福的国家前途而斗争的旗只绝不能降下，国家的事业”——指希塞统一运动——“绝不能停止。”

我深信大家都知道，马卡里奥斯所说的“来自希腊的同胞们”毫无疑问指的是从希腊派来同土族塞人作战的希腊陆军部队。

希族塞人不把希腊当作外国，不把希腊人当作外国人，最好的证据是现任希族塞人领袖基普里亚努先生1966年6月21日对新闻记者说的下面一段话：

“我在别的场合曾说过，我不认为塞浦路斯同希腊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同外国的关系，下面说到如何处理塞浦路斯问题时我将谈到这种关系……

“塞浦路斯政府在希土两国谈判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是很显明的。我们不反对两国间进行讨论，但是必须以希塞统一为基础和目标，因为希腊同土耳其间就任何其他解决办法达成协议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基普里亚努先生又声言联合国大会最近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所有土族塞人都认为这个决议不公平，无法接受——已经加强了希族塞人的民族事业。这个民族事业是什么呢？就是把塞浦路斯希腊化，也就是希腊民族的再生。

而有人却要求联合国将塞浦路斯境内的土耳其和平部队当成外国军队，把这些部队防止土族塞人被全部消灭和协助土族塞人阻止希腊侵略整个塞浦路斯的行为当成是土耳其的一种侵略行为。难道不是可以明显地看出究竟是那个外国的军队始终有意侵略塞浦路斯而且赖着不走吗？面对这些事实，把土耳其部队当成侵略者纯属颠倒逻辑、歪曲事实。

土耳其部队是依照条约派去该岛是为了不让该岛被西腊吞并，使土族塞人不再受到迫害的，而且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些部队立即就会撤退。

一位希族塞人专栏作家阿里科斯、康斯坦丁尼德斯先生两个月前即1979年10月17日于《今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写道：

“只要基普里亚努政府在南塞浦路斯当权，塞浦路斯僵局就不会打破。”

我完全同意康斯坦丁尼德斯先生的看法。此外，尽管为了替建立两区联邦制铺平道路在联合国主持之下依照1975年维也纳协定进行了人口的交换，现在基普里亚努先生现却还在坚持主张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知道，全世界也都知道这个损人利己的名称：它的意思实际上是专由希腊人控制的单一国家。

为了证明基普里亚努先生一贯采取的顽固态度，我不妨引几段他的谈话：

“使所有”——我要重复一遍“所有”二字——“难民重返家园故土不仅是民族义务，也是不容剥夺的权利。”

“我们需要一个紧迫解决办法。但是由于协议所涉种种问题对我们要远为重要，因此我们并不怎么重视时间因素。

“我们所要的是一个有统一国家和人民的塞浦路斯。”

和平的唯一条件只不过是希族塞人必须承认现实，放弃他们单方面篡夺塞浦路斯的权力和领土的野心。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看出希族塞人丝毫没有放弃他们的宏图——他们单方面最终统治塞浦路斯的野心。他们倒是日益陶醉于这种没有实现的愿望。

我上面说过基普里亚努先生在其讲话中坚持下面几点：使所有难民重返家园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对他来说时间并不重要；他要的是一个真正自由和独立的塞浦路斯，使所有难民返回家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人民。

这几点真实反映了希族塞人的愿望和意图，这也是多年以来我们对朋友和敌人都始终在阐明的原则。

难道有人竟然会期望基普里亚努先生更直爽地公开说“我不要和平。我要整个塞浦路斯，把它置于希腊的掌管之下”吗？难道这样我们和全世界才会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吗？

如果所有难民重返家园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那末我们还有什么好谈判的呢？难道我们是在等他们说“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的权利，我们不要尽我们的国家义务”吗？如果时间不重要，协定所涉及的问题才重要，如果他们提出一个条件说要“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塞浦路斯、使所有难民重返家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人民”那么他们还在等什么呢？

我们深信希族塞人并没有拿出必要的严肃态度来对待塞浦路斯问题。要不然，在签订了以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协议为根据并当了本组织秘书长面前签字的5月19日协定以后基普里亚努先生怎么还拿得出勇气来说上述那些话呢？

如果人们不采取严肃态度，自私自利，不顾公理、现实和正义，那么我们就得采取必要的措施。

多年以来用来掩饰希塞统一这个糖衣苦丸的众所周知的诡计现在又在所谓“民族愿望”这个问题上重演了。

我们无法看出基普里亚努先生就“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人民”所表明的立场同他与前所接受的“两族、两区的不结盟联邦”的想法之间有任何联系，这样一来，除非基普里亚努及其同伙重申确实接受5月19日协议和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准则的真正含义，继续两族谈判将是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事，因为基普里亚努先生的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好象有两种政策，一适用于国内，一个适用于国际事务。

一方面说“我要的是一个两区联邦”，一方面又说“我要的是一个拥有统一国家和人民的塞浦路斯”，而且把后面这种说法作为不容更改的条件公之于众，这是人人都应该看得一清二楚的政治上不道德行为。

最后我希望——我可以说是热烈希望——希族塞人领导人会修正其作风。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以无法实现的允诺愚弄其人民的领导当局，一个有实事求是作风和常设水平的领导当局，它有足够的勇气就两族、两区和不结盟原则签署一项协定，简短地说也就是签署一个双方都认为体面的和平协定。

主席：谢谢阿塔莱先生对我说的话。现在请他回到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席位。

我手头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荣任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向你祝贺时，我要表示我们满意地看到土耳其与之享有继续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国家的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感到很满意。我们确信以你公认的外交才干和丰富的经验阅历，你将指导我们的研讨获得成功。我还要说一下，我们是多么地赞赏你在协商期间一直表现的谨慎、客观和智慧。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两族会谈在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方面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不能代替的作用。实际上，他在载于第 S/13672 号文件的报告的第 66 段中说过以下的话：

“我仍然认为，由我主持的两族间会谈，……是所能找到的在两族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谈判求得一个公正持久的政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好方法。”(S/13672, 第 66 段)

今天上午我非常高兴地听到秘书长在本机构重申这项看法。

秘书长的这项看法与我国政府的看法一致。

要是可以的话，我现在就要说明我国政府对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第 458(1979)号决议的立场。

在序言部分第三段，和从前关于这个题目的决议一样，不相关地提到一个塞浦路斯政府。安理会必定很熟悉我们在这方面的基本的、未改变的立场。1974 年 7 月 15 日，希腊为了吞并塞浦路斯发动军事政变，由此造成急转直下的事件，结果设立了两个不同的行政机构，1974 年 7 月 30 日，这个事实在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获得三个保证国(即土耳其、希腊和联合王国)的承认。提到我们认为在法律上或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塞浦路斯政府，更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 1977 年 2 月 12 日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架构协定，规定了一个独立、不结盟、两族、两区的联邦共和国的基础，并规定合并两个分开的土族塞人行政机构和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因此，我们方面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

工作的配合或合作，将取决于能否排除塞浦路斯政府这个概念。

这项决议包括三个执行部分。 第一，它使联塞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我们在听取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纳伊尔·阿塔莱先生告诉安理会他的政府对此同意后，我们同意了这项延期。

执行部分第2段包括呼吁两族在十点协定的范畴内继续两族会谈。 我们希期秘书长不懈的努力将终于能够克服会谈中产生的各种困难，最后导致谈判的恢复。我国政府决心鼓励要在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四点准则和登克塔什—基普里亚努十点协定的范畴内达成可行解决方法而作出的一切努力，因为我们认为一个独立不结盟、两族和两区的联邦共和国内以两族根本的、合法权利为基础的解决方法的基础。

在第三个执行部分内，该决议重申第367(197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规定的秘书长在两族谈判中所担任的斡旋任务。 象在无数场合已经说过的，土耳其政府完全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任务。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向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重申我们的感激，因为他不屈不挠地通过两族会谈努力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在审查期间在履行他的斡旋任务时，一直极为活跃。 秘书长在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及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本报告里，都说明他在这件工作上遭遇的各种困难。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能够克服现有的障碍，再次推动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方法的努力。 我们认为他对两族谈判进程所具有的坚定信心，是这项艰难工作取得具体进展的保证。

我也要再次表示我们深切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里纳多·加林多—波尔大使和他的副代表戈格先生在寻求和平解决方法方面所作的建设性努力。

我们也要感谢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谢里先和比科先生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在执行各自的职务时都是专心致志胜任愉快。

我要再次表示我国政府感谢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提供部队的会员国。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谢谢联塞部队指挥官詹姆斯·奎因少将和各位官兵，因为他们在履行职务时所表现了献身精神。

主席： 谢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皮特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先生，我希望你接受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一职的祝贺。我们已经在你指导下完成了重要的工作，我们期望在你剩下的整个任期内与你合作。

我几乎无需再次表示我国政府和代表团对你的前任玻利维亚大使上个月给安理会的指导所怀有的深切钦佩和尊敬的心情。我要再次表示我国代表团认为他对上个月的那些棘手问题处理得十分机敏娴熟。

我国政府欢迎安理会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期。我们同意秘书长在1979年12月1日的报告中所表示的看法，即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从帮助维持该岛的平静及为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提供便利条件两方面来说，都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赞许地注意到我们面前的决议敦促当事各方根据1979年5月19日的十点协定恢复两族会谈。我借此这个机会再次重申我国政府热烈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我们特别欢迎他表示准备至迟在1980年1月恢复两族谈判以及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用的作法。

美国促请塞浦路斯争执的当事各方与秘书长充分合作，并立即同意恢复持久不断的认真谈判。

联塞部队的官兵执行职务的模范作风值得称赞。联合国各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应该特别感谢提供军队的国家。这些毫不自私的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瑞典和联合王国——在维持它们在塞浦路

斯的分遣队方面，承担了过多的、不公平的重担。

我们特别敦促一切国家充分支持最近秘书长由于联塞部队需要更多自愿捐款而作的紧急呼吁，因为这些捐款一直不敷需要。6,200 多万美元的累积赤字，我们认为是联合国一切会员国集体的财政责任，应立即加以降低。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很多有能力的国家，仍然没有响应秘书长一再的呼吁。

我们希望它们以肯定的态度响应秘书长最近的呼吁，从而表示它们支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所起的重要作用。

主席： 谢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希望你接受联合王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所表示的最热烈祝贺。这不是什么空话。你担任主席的月份差不多已过了一半，我们深深体会到你、实际上你们整个代表团处理会务所表现出来的干练、魅力和效率。同样地，我要向我的朋友和同事、玻利维亚大使致以我国代表团的敬意，因为他在十一月份以专门的知识、耐心和政治家风度在安全理事会主持渡过了一段很困难时期。我们对他时而感到同情，时而感到钦佩，在该月份末尾，当然是后一种感情占了优势。

安理会最近一次延长联塞部队的任期是五月份秘书长在尼科西亚召开高级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在尼科西亚达成的协议规定应恢复两族谈判，应继续不懈地进行两族谈判，的确激起了一点乐观情绪。不幸，这种乐观情绪后来却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秘书长他的报告中说，6月15日恢复两族谈判时，高级会议所产生的势头并没有得以维持；因此没过多久就休会了。

从那时起，谈判就一直暂停。我国政府希望不久就能根据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作法恢复谈判。我们希望将来能在持续不懈、认真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两族谈判，以便尽早获得积极的成果。

我国政府也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这种谈判方法能否为人接受已经成了问题。如果当事各方还是不能坐下来认真地进行具体的谈判，或者如果它们达成协议，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却拆散协议，这种谈判方法可能就更加不能为人接受了。

我要祝贺秘书长就联塞部队的活动和他的斡旋工作写出了全面而明确的报告。该报告说明不能继续维持两族谈判，并非由于他或他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或纽约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不够努力。相反，我称赞他们不懈的努力。我们也很感谢联塞部队官兵对自己工作的专心致志。

我国政府支持秘书长关于联塞部队任期再延长六个月的建议。我们希望在今后六个月内继续以约等于目前的水平再为联塞部队提供部队。我们同意联塞部队在维持塞浦路斯和平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当事各方无需恢复谈判，以求达成和平的解决方案。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提一下秘书长最近为号召自愿捐款所作的呼吁。他的报告说明，联塞部队本来已经严重的财政赤字现在又增加了。目前的这种情况使那些向联塞部队提供军队的各政府承受着过多的财政负担。这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加以纠正。因此我们希望秘书长的呼吁将获得慷慨的响应。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首先要向十一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玻利维亚代表表示我的感谢，因为他在该月份干练地指导我们的会务，并且在他领导下，安理会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与此同时，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希望十二月份主席先生，在你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圆满地履行其任务，并就讨论的问题取得积极的结果。

鉴于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已经同意，苏联代表团并不反对安全理事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扎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同意的出发点是理解到联合国驻

塞浦路斯部队的经费将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筹措。

关于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定，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再度确认苏联关于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法的原则立场。自一九七四年夏季，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国由于外国干预而陷入深刻危机的悲剧事件以来，已过了五个多年头。直到今天，塞浦路斯局势仍是反常的、危险的，它使东地中海区的局势恶化，并使塞浦路斯人受到痛苦的折磨。实质上，该岛已分裂成两部分。

一方面该岛的严重局势仍然悬而未决，另一方面有人却正在企图——正在加紧——支配塞浦路斯共和国，使它变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在东地中海和中东的战略桥头堡。实际上，这些阴谋诡计正是塞浦路斯一贯遭受灾难和动乱的根本原因。

塞浦路斯的危险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引起了国际大家庭的严重关切，这是相当自然的事。本届大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所得的结果可以就证实了这一点。

在今年11月20日以压倒性大多数票通过的第34/30号决议中，大会再次重申它完全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并要求所有外国停止对其事务的干涉。大会也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和外国军事存在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它进一步表示支持1979年5月19日的十点协定，并要求以有意义的、真正想取得成果的、建设性的方式，紧急恢复两族谈判。

苏联赞成由塞浦路斯人自己在适当保护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两方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为此，我们必须终止对塞浦路斯内政的外来干涉，终止一切强迫塞浦路斯人民接受他们未参与拟订并且不符合他们利益的计划的一切图谋。

苏联一直坚定地、始终不渝地赞成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严格尊重它的不结盟政策。我们赞成塞浦路斯的非军事化，不让任何外国军队或基地留在其领土上。

只要合理地考虑到两族塞人的利益和权利，加上无保留地尊重我所列举的各项原则，就会促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公正而长期的解决。建设性的两族对话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苏联认为，两族谈判的积极成果应体现在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或者体现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国际会议得以召开这一方面。我们仍然认为，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可能是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和加强东地中海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认为联合国应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按照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有关决定的规定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认为这些决定应该立即得到充分的执行。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同大家一样对阁下本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表示满意。你已经证明了你的经验和才能，你迄今指导我们安理会工作的方法也预示着我们今后的会议会开得圆满成功。阁下代表着法国与之有愈来愈好的合作和友谊关系的一个伟大国家。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大使致敬。在性质特别微妙的事件繁多的十一月份，他显示出的智慧、技巧和责任感，博得法国代表团的赞扬。

秘书长在他12月1日向我们提出的报告中已建议安理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在支持各方已经赞同的建议时，法国代表团要指出法国认为再度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并不是一项技术性措施，仅仅是为了延长一直比较平静但却仍然引起关切的一种局面。

今天我们采取的态度主要是要强调我国拥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一概念。关于此事，我们满意地欢迎今年5月19日在尼科西亚达成的协议。两族代表之间谈判得以恢复然后又遭到中断的事实说明双方非常有必要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需要开诚布公的精神，才有

可能进而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显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它必然对大家都的利益。不用说，谈判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必然是双方都有政治意愿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解决办法当然必须公道，符合国际法，除非有关各方有意和解，否则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法国当局感谢秘书长迄今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们还要向他表示我们支持他为了促成两族谈判迅速恢复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在回顾我们对秘书长的信任的同时，我们还要向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秘书长派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加林多·波尔先生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意。我们还要谢谢联塞部队的奎因将军、各位官兵和文职人员。他们都是致力于联合国和平工作的模范。

主席： 谢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在（S/13672号文件中提出的报告里所载的事实，不幸得很，根据这些事实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在这一期间不断地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但是在解决塞浦路斯方面却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五月份的十点协议仍是一纸空文，两族代表之间仍显然缺乏谅解和信任。外国部队仍在塞岛，而且由于国家处于事实上分割状态，成千上万的塞人难民继续在受苦受难。

要解决那种情势仍只能应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已在塞浦路斯冲突开始以来的联合国有关决议中得到确认，即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所有外国部队自整个塞浦路斯领土撤出；和终止一切外国对塞浦路斯事务的干预。尊重这些原则仍然是旨在促成塞浦路斯问题解决以保证一个独立单一塞浦路斯国家存在的一切国际外交努力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件。 内部冲突的政治解决，无疑只有恢复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互相间的信任和富有成果的合作才能达成。 归根到底，注定在那个美丽的岛屿上一起生活的只有希土两族塞人。 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认为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继续寻求两族都能接受的一个公正可行的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对于两族对话一事已讲得很多，不过这种对话的基础应该是切实顾到两族利益和权利。 如果两族为达到一个目标——保持一个单一的塞浦路斯国家——而共同努力并能排除外国财团安置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则他们便能获得积极的成果。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塞浦路斯人民深为同情。 尽管外国财团企图将塞浦路斯变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东地中海的一个战略据点，但是塞浦路斯人民仍在继续保卫他们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再度投票赞成联合国部队再次延长驻留塞浦路斯的期限，因为它考虑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同意延长。

在结束我的发言以前，我们要向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一月份主席的玻利维亚大使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致敬并祝你成功地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主席。不用说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履行你的职责。 事情只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两国享有最佳的相互关系。 我深信凭你丰富的外交手腕，我们将圆满地处理安理会审议的事项。

怀着同样的心情，我要向玻利维亚大使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意，因为他在十一月份巧妙干练地处理了该月份的许多棘手问题。

我要向秘书长致敬，因为他提出了载于1979年12月1日S/13672号文件中的详尽报告。 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因为他的办公厅在试图为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寻找办法的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

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虽然在寻求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塞浦路斯两族似乎都愿意继续谈判，以便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

根据这一说法，我国代表团吁请秘书长继续斡旋通过谈判促成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特别是符合塞浦路斯的利益。因此，我国代表团敦请冲突各方同意根据1979年5月19日协定的第二点继续进行两族会谈，据报导，这项协定规定两族会谈的基础应该是1977年2月12日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准则和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

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国际大家庭应作出重大努力，免除塞浦路斯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赞成秘书长的建议，即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此外，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以不结盟、不干涉、尊重塞浦路斯主权和领土完整各项原则为指导方针的。正是根据这些原则，我们继续在联合国主持下寻求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

最后，我要重申我吁请秘书长继续斡旋，协助塞浦路斯两族恢复他们的两族谈判，以便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主席：谢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说了友好的话。

瓦利厄·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同先前发言的人一样最真诚地感谢和赞扬你，因为你对安全理事会会务指导有方。我们深信你将以你有名的外交手腕和睿智指导本月份其余时间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转达我国代表团对十一月份安理会主席玻利维亚大使的感激，因为他在非常微妙的情况下灵活的处理了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和辩论。

我国代表团曾投票赞成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决议草案。我们这样做就表示我们完全赞成秘书长的下述结论：

“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对于帮助维持塞岛的平静和促进寻求和平解决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S/13672，第69段）

这项决议本身就注意到了双方对秘书长建议的赞同。

孟加拉国一贯拥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和不结盟地位。我们深知触及到宪法、安全、军事、人道、经济、宗教和感情等因素的许多盘根错节的问题，使得寻求一项公平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努力变得异常复杂。

鉴于这一情况，我们一貫坚定地认为安理会寻求解决办法唯一现实可行的途径是继续鼓励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以两族基本的合法权利为基础、按照两族自己达成的承认现状的各项协议，在两族之间举行会谈。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欢迎这些协议，即1977年2月12日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四点协定和1979年5月19日十点协定，因为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两族的、不结盟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所以，孟加拉国认为安理会的责任是调动积极因素，重新鼓起劲头，争取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鼓励恢复两族谈判。

这个主张完全符合秘书长在1979年12月1日报告(S/13672)第66段中重申的意见。秘书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推动表现了专心致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对此我国代表团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表示感谢和敬意。

最后，我还要感谢在维持这个重要的维持和平行动方面作出贡献的秘书长派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里纳多·加林多·波尔先生、联塞部队指挥官詹姆斯·奎因少将，联塞部队的全体官兵和派遣部队的各国政府。

主席： 谢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玻利维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怀着喜悦心情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主持安理会本月份工作时所施展的才干。同时，我要向对我祝贺的那些代表致谢。

我国代表团不得不表示失望，因为开头那样令人欢欣鼓舞的两族谈判迄今没有导致实质性谈判。不过，玻利维亚要再次重申它认为秘书长赞助下的谈判是达成

互相满意的和平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们最真诚地敬请双方不要放弃或忽视达成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积极持久和平的这个唯一可行的途径。

怀着那个希望并铭记秘书长在 12 月 1 日报告 (S/13672 , 第 69 段) 中指出的“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对于帮助维持塞岛的平静和促进寻求和平解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事实，我国代表团赞成要求将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六个月的决议。

我国代表团要再次感谢秘书长在他派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里纳德·加林多·波尔先生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指挥官詹姆斯·奎因少将极为得力的协助下作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主席： 谢谢玻利维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好友的话。

比萨拉先生（科威特）：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最诚挚地感谢你在这个多事的月份里所做的工作。你主理安理会的会务表现了高度的技巧和极端难能可贵的能力。我国代表团祝你一切顺利，并保证给予你支持。

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上月份的安理会主席、玻利维亚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出色地主持了 11 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事实上他把他所代表的拉丁美洲的传统智慧带到了安理会。

科威特代表团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道参加了刚刚通过的决议的投票。我国是经常积极响应秘书长要求捐款维持联塞部队的呼吁的极少数国家之一。我们一贯认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虽然给了人们一种平静感，但是并没有发挥原先设想的那种作用，也就是作为一个临时部队，鼓励当事各方实事求是地、和平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以前曾经指出过，相反地联塞部队成了一个挡箭牌，当事各方纷纷躲在后面巩固自己的阵地，充实自己的政策。因此，目前这样的局面是不能接受的。秘书长报告第 64 段指出：

“在两族间会谈于6月15日恢复时，当时产生的积极趋势没有能够持续下去。”（S/13672，第64段）

对此我们感到遗憾。当事各方都坚持认为按各自的想法办事才算正确的，向往的和解就永远不能实现。当事双方必须知道，拿联塞部队作人质的这种僵局不可再继续下去。看来必须有鼓励进行切实谈判的刺激。继续进行谈判，联塞部队留驻塞岛才讲得通；但是，如果联塞部队变为造成僵局的一个因素，那么它的留驻倒会起反作用。

秘书长报告第69段说联塞部队的存在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少的。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一结论。但是，我们必须有把握使得联塞部队不会成为目前僵局的受害者。安理会必须支持秘书长继续在各方接受的十点协议的基础上同当事各方进行会谈。

我们坚决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不结盟地位和统一。我们并且坚决协助任何旨在使塞浦路斯问题获得公正的全面解决的努力。

我在1979年6月讲过，说什么塞浦路斯问题是个内政问题，大多数人会决定，或者说可能决定该国的事务，这是毫无道理的。我国政府一贯的立场是，土族塞人有全面参与塞岛决策事务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应当谋求共处，这种共处通过合作可以实现，但不能采取既成事实的办法来实现。

鼓励支持秘书长的努力，符合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催逼成立那种只是为国内宣传服务而从来无助于推动切现谈判的委员会，则不利于塞浦路斯人民。当事双方必须认识到，没有诚意和灵活性，僵局将继续维持下去，对双方都不利。因此，安理会必须尽其所能协助秘书长及他属下的工作人员进行工作，消除双方的猜疑，增加互此的信任，并排除恐惧。

最后，我要向派出部队的各国、向联塞部队全体官兵，向为在塞浦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正在努力工作的所有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主席：谢谢科威特代表对我所说的好友的话。

恩东先生（加蓬）：主席先生，在你荣任12月安理会主席的时候，我怀着特别高兴的心情代表加蓬代表团向你祝贺并祝你工作顺利。我们更加高兴的是因为加蓬与伟大的中国有着卓有成效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们完全同意几位发言人刚才对玻利维亚大使所讲的赞扬的话。上个月的事情特别多、特别复杂，玻利维亚大使表现了他的外交智慧和技巧。

我国代表团深感兴趣地研读了秘书长提交的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3672和Add. 1）。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出，1979年5月19日由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签订的十点协议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希望并没有实现。其后两族谈判无限期中止，不能不引起我国代表团最深切的关注，因为它使到塞浦路斯人民不能安居乐业。

还有，塞浦路斯处在一个特别敏感的地区，如果在寻求一个通过谈判获得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方面再有耽搁，就会进一步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面对着希、塞两族谈判中止以及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没有得到执行这一僵局，并且由于这种局势对国际和平的危害，安全理事会就好象是在遵行已有十五年历史的老一套仪式一样，再一次召开会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了六个月。

安全理事会这样做是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第69段所讲的下述看法：

“鉴于当地的局势和政治形势的发展，我再次断定，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对于维持塞岛的平静和促进寻求和平解决仍然是不可少的。因此，我建议，安全理事会将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不过，我要讲明白，就我国代表团来说，审查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不应当作为拖延寻求一个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借口，也不能作为忽视联塞部队基本上只

享有临时地位的借口。因此，当事各方必须立即创造有利条件，以便联塞部队能够一劳永逸地全部撤出。

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两族谈判，是为复杂的塞浦路斯问题取得公正、持久解决的最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如果要可信可靠的话，就一方面需要当事双方严格遵守，在政治上有决心，要切实进行谈判，另一方面需要其他国家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该国的内政。此外，不要再做任何事情来搅乱该区本已复杂的局势，以免激化感情，重开战端。

由于以上种种，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

最后，我要再次向秘书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的谢意，因为秘书长按照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一直不懈地努力寻求一个能够为两族塞人接受的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适当纲领。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并向秘书长保证我们全力支持他担负的这项十分复杂的任务。我同时要谢谢詹姆斯·奎因少将和他的官兵，因为他们全心全意地、非常有效率地执行了安理会负托给他们的任务。

主席：我谢谢加蓬代表对我所说友好的话。

米尔斯先生（牙买加）：主席先生，先前我国代表团已经祝贺过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表示相信你将在执行这项工作时展现你的智慧和高度的政治家才能。从你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时刻主持安理会会务的情况来看，你完全没有辜负我们对你的信任。我们还要向玻利维亚代表表示感谢，表示祝贺，因为他在担任安理会11月份主席期间，耐心地、努力不懈地处理了各种极端敏感而且性质非常特别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把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决定。联塞部队的留驻，是塞浦路斯能够保持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促使问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第 S/13672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的报告指出，尽管外交活动频繁，该地区的局势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因此，1979年5月19日签订十点协议在今年早些时候造成的那股劲头并没有能够维持到其后举行的两族谈判。我国代表团当时除了别的事情以外特别欢迎当事双方当时就有关恢复谈判的指导原则达成的重要协议；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的两族谈判不仅没有进展，反而从六月份以来一直中断到今天。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以5月19日的协议为基础，进行建设性的谈判，谋求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尚有很大的可能。秘书长为早日恢复持续的两族谈判提出了各种倡议，进行了许多工作，所有这些我们完全赞同支持。我们敦请有关各方好好地利用秘书长的斡旋，把宿愿旧仇抛置一旁，为制造有利的谈判气氛而继续努力。我们仍然希望秘书长为恢复会谈而进行的巧妙而不懈的努力能够成功而不会遭到不必要的耽误。

我要再次强调，牙买加对于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必须保证继续得到尊重一点非常重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为完成它的使命和创造必要的条件而继续进行的努力，无疑地将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我们应当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主席： 谢谢牙买加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奥尔戈德先生（挪威）：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你就任本月份主席。在安理会十二月初以来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中，你已显示了你的技巧和才能，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继续与你合作。还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向担任安理会十一月份主席的玻利维亚代表致谢，因为在那个极为忙碌的月份里，他主持会议时表现了明智、耐心，并且显得从容不迫、沉着坚定。

安理会决定将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国代表团表示赞同。为了维持塞浦路斯的安宁和促进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联塞部队都有必要继续驻留。

挪威政府欢迎1979年5月19日在尼科西亚达成的十点协议。秘书长主持的两族会谈是塞浦路斯问题取得公正持久的政治解决的最好机会。因此，这一会谈自1979年6月22日以来一直未再进行，令人感到遗憾。我们促请两方立即恢复会谈。

我国代表团要向秘书长致敬，因为他坚定不移地为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努力。我们也要向联塞部队指挥官詹姆斯奎因少将、他手下的参谋人员以及联塞部队的官兵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致敬。

最后，我要同今天在这里发言的人一道支持秘书长要求增加对联塞部队的财政支助的呼吁。

主席：谢谢挪威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马蒂亚斯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你就任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主席，表示祝贺。安理会现在正面临种种难题，你的智慧和外交才能对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极为宝贵。同样，我也要向你的前任帕拉西奥·德维齐奥先生深切致谢，上个月，他以罕见的决心和不可或缺的折衷精神，主持了磋商、谈判和审议工作。

我们六月里开会议论今天同样的这个问题时，我国代表团曾表示希望两族塞人

本着消除造成分裂的歧见的政治意愿，对待当时即将恢复的两族会谈。不幸的是，就如秘书长在其资料翔实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双方未能触及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以致没有多久会谈便告中止。

不过，我们认为，两族谈判已商定的范围是达成塞浦路斯和平的适当基础。因此，我们全力支持秘书长促使会谈恢复的不懈努力。

我们希望明年初以前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们呼吁各方热切表示愿以谈判方式使该问题获得公正的政治解决，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它们自己才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

知道联塞部队能够维持塞浦路斯的安定，是令人欣慰的。为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有必要让该部队继续留驻塞浦路斯。因此，葡萄牙刚才投票赞成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衷心期望两族塞人能够本着坚持寻求谈判解决的共同决心，本着互让互谅的精神团结起来，回报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以及联塞部队官兵作出的杰出努力。

主席：谢谢葡萄牙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阿德耶米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已经向你致贺，不过，只要出于诚意，不带有虚伪造作的色彩，总是礼多人不怪的。你在特别艰难的月份里处理安理会的工作，显示了你的博学多才和精明干练，因此我们要再同大家一起向你热烈致贺。我们深信，在你明智的主持下，我们的工作会进行得比较顺利。

我们也要向你的能干的前任——玻利维亚大使——致意，因为在同样艰难的十一月份，他卓有成绩地主持了安理会的会务。

鉴于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将于明天（1979年12月15日）到期，安全理事会再度讨论了有关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详细地研读了载于S/13672和Add. 1号文件的秘书长报告，这份报告使我们了解到联合国驻塞浦

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86(1964)号决议以及安理会后来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包括最近 1979 年 6 月 15 日第 451(1979)号决议所规定的任务从事活动的最新资料。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关于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第 458(1979)号决议。这项决议刚刚已经获得通过。我们支持该决议，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安全理事会更有义务来协助控制塞浦路斯目前仍然存在的潜在的危险局势。对于敌对两族间岌岌可危的和平局面，我们也感到关切，希望不要恶化下去，以免导致另一回合的两族冲突和暴力事件，结果严重影响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然而，我国代表团仍然对这个岛屿不稳定的停火状态深为忧虑。根据秘书长的报告，沿着 180 公里的停火线仍然正在布设地雷。停火线间地区地雷危险之严重可见于下列事件：十月初，一名希族塞人农民因拖拉机触发了一枚反坦克地雷而身受重伤。为了防止这种事件，联塞部队采取了补救措施，在疑为布雷区的周围设置了更加醒目的标志和障碍物，并且实行了检查和记录管制计划，尽管如此，地雷和种种其他对和平的威胁仍然是隐藏的敌人，总是在岛上破坏着那岌岌可危的和平局面。

我们知道，联塞部队已再度请求国民警卫队和土耳其部队提供他们在缓冲区的布雷图表。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知道土耳其部队已作了答复，我希望不久也会收到国民警卫队的答复。

无论如何，在这个岛上实行非军事化，显然将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大步。事实上，我国代表团认为，一切外国部队都撤出该岛，将使联塞部队比较容易完成任务，并且有助于目前为解除这一常年危机而进行的谈判工作。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同过去一样，仍然毫不含糊地赞成不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原则，我们呼吁有关各方都尊重这项原则。

我们认为必须永远坚持塞浦路斯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权利，因此，对

于破坏这些原则的任何企图，不论来自何方，我们都感到痛惜。

归根结蒂，只有各方互相本着信任、善意和事在必成的必要决心，根据十点协议来进行谈判，才能解决塞浦路斯境内久久相持不下的僵局。必须在协议的范围内，立即恢复两族会谈，我们促请目前冲突的有关各方努力实现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塞浦路斯和平。各方的战略不得相互抵触。

一方面应该坦率地进行会谈，以便达成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也必须以能够产生成果的方式来进行谈判。双方领袖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各自的民族，甚至为了子孙后代，都应该责无旁贷地表现出志在必成的政治决心。时间愈来愈紧迫了，再迟误下去，就是自取灭亡。

虽然安全理事会也许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现在赤字已经将近7,360万美元），继续留驻联塞部队来维持当前岛上朝不保夕的和平局面，但是当当事双方仍不断在有关该岛刻不容缓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对于双方社会所遭受的损害全然无动于衷时，把联塞部队留在那儿维持和平，显然是徒劳无功，没有什么道理的。在毫无把握、甚至不可能达成政治协定时，仍然要求提供军队的国家承担维持联塞部队的沉重负担，难道合理吗？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对秘书长坚持不懈的努力表示感激，也要向詹姆斯·奎因少将和联塞部队的英勇战士致敬，因为他们一片赤诚、坚定勇敢、不怕牺牲，个别和集体地对联塞部队的工作作出了贡献。我们希望这种巨大的努力不致于付诸东流。

主席： 谢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所说友好的话。塞浦路斯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我一向不愿回答冒牌的土族塞人，现在也不屑于这么做。再说，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会无意中帮他一意孤行，破坏目前的讨论。但是在另一方面，身为本组织成员，我们的切身利益要求我们弄清楚事实，以正视听。

当一个人获准以个人身分发言时，他应该代表他自己说话，绝不可冒充任何其他人和组织，否则，他就丧失再度发言的权利。

我要谈到土耳其代表关于塞浦路斯政府的发言，再加上有关我国政府的另一半的答复，因为土耳其代表本人提供了答复的前一半；前一半的答复首先见于安全理事会今天付诸表决的决议中，其次见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过去的一系列决议之中。另一半答复就是：联合国内的每一个国家以及联合国以外的国家都承认塞浦路斯政府。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再度向你致谢，你主持这次会议的方式也令人赞赏，这完全符合贵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同贵国的关系极为友好。凡是在上个月注意安理会这次重要讨论的人，也只有对你的前任表示钦佩。

主席：土耳其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现在时间不早了，我只简短地讲几句话。对我来说，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代表并不是一位合法的对话者，因为他的对话者过去是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代表，该代表已详细地答复和驳斥了所有不实之词和反诉，既然有人把它说成是我国政府蛮不讲理，也许我应该附带提一提，那完全是捏造的，完全是多此一举。相反地，我们一向鼓励两族会谈，并且一向认为那是解决当前困难局面的唯一办法。

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代表曾谴责土耳其和土族一方破坏对话，这是绝对错误的。今天下午我们听了安全理事会每一个成员就这个议题的发言，其中没有一个人在言语间谴责土耳其或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破坏对话。后者曾一再表示愿意怀着最好的意愿参加对话，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大使所说的关于规定先决条件的那番话与事实不符。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阿达莱先生说过，那并不是先决条件，只不过是要求重申过去得到承认的一些概念。

回到马夫罗马帝斯大使第一次发言时的头几句话，他说，目前塞浦路斯笼罩着阴郁的气氛，也许这是因为大会刚通过了一项令人无法接受而且也不可能执行的决议。不过，我希望今天早上秘书长在讨论开始时的发言将会消除这种阴郁的气氛。

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回避谈判，这是尽人皆知的。它们非但无意相互了解、协调和达成协议，反而走上了它们所谓的长期斗争的道路，它们设法诉诸国际会议，从那儿取得一些完全片面的决议，因为这些决议是在有关一方不在场的情况下达成的。

最后，有人反对我提到所谓塞浦路斯政府的合法性。我愿指出，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的增编中并未提及塞浦路斯政府，只是说，“………我并且说明，我将尽快把我同有关各方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S/
13672/Add. 1)。秘书长已事先说明，有关各方是指岛内两族以及希腊和土耳其。

主席：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因此，安全理事会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工作告一段落。

下午1时25分散会